北軒集

五

銘 識
告 說
序 辭
祭文
記

北軒居士集目錄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六

囚海錄文 散藁

論學講理

荀揚固無足論朱子頗稱王仲淹謂勝於韓子雖論其失處亦自附於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竊謂仲淹之於韓當以學術勝之然其學術率自摹擬矜夸中出來韓惟不能擺脫時俗習氣而已若論其人物則韓又恐勝於仲淹愚故以爲諸子之賢者漢有董仲舒唐有韓文公而已

韓文公以來諸賢大抵多因文悟道之人文不知是

何物而旣以之悟道又或以之長姦所謂長姦凡爲異端者當之如宋之象山明之陽明亦長姦而已然近來未見有異端之學非他無文故也旣無足以長姦則其所謂悟道者從亦可知也

佛所謂識心只此便是大錯須曰存心養心又須曰修身在正其心存心養心卽體正心以修身卽用也若識心而已則不惟無以致用已自不及於體初何以心爲盖佛之視其心如視他人寶貨而不惟不敢取用亦自不敢以爲已有惟識其爲寶貨而爲之藏護愛惜而已彼豈不知心在自家不在他人而思其

散用寶貨之時當有許多事件故先自畏怯苟然退處於無事之地惟以藏護愛惜爲工夫而自以爲高殊不知其寶貨以不用之故被蠹蝕之患而終亦不得爲寶貨焉耳

佛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吾儒宜改塵爲物物盖外物之物而法猶事也佛以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吾儒宜改根爲氣氣盖形氣之氣而意亦私也佛曰定慧吾儒則曰操存省察佛所謂定與操存異只如枯木死灰然所謂慧亦非省察乃指知覺而言耳佛曰幻心滅吾儒則曰私欲淨盡佛所謂幻心非必私

欲乃天地間許多道理自君臣父子之間所當爲者
皆謂之幻心
佛以地水火風空見識爲七大所謂地水火風豈有
他哉吾儒即可以五行言之佛曰四大交而神發其
知儒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所謂空者吾
欲改以天朱子論釋氏曰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
都做虛空說了此吾所以欲改空爲天者也其言曰
依空建立吾欲改依空曰體天且其分見識爲二者
又錯吾欲改以知行焉
學問之別爲名號非惟後世事其實自孔子時已然

盖三代盛時則人之爲學如農夫之耕田商賈之行貨至春秋而學遂廢孔子以生知之聖無師承之資而直接堯舜周公之統然獨與其徒爲天下所不爲之事安得避其名哉戰國以來僅有孟子歷秦漢隋唐累數百年而始有周張程朱學問之人旣不常有故世俗之視學問亦爲非常可異之事其勢然也朱子以後學者繼起宋元之間殆難僂指至我東 宣廟之世士大夫爭慕爲學問薦紳山林所在相望則學問之人不患不多也然其中固自有卓然可繼先儒之統者而其他又豈無可論於名實之際哉愚謂

西山之心經退溪之節要豈不誠好矣而學者之有名無實不得不曰二書之所致也朱子晩年與劉子澄黃直卿等書其意無亦以此爲憂也耶

聖賢所以遭時任道各有不同孔子之大無論已如孟子自任以距楊墨也程子自任以傳孟子不傳之學也朱子當宋之南渡自任以承先聖作春秋之義也退溪當己卯斬伐之餘未暇於擔當世道惟自任以由吾身而傳絕學也栗谷得君行道自任以經濟大業也若夫尤齋之時則小人之憂甚於楊墨夷狄之變加於南渡又遭逢 孝廟聖主其所自任實兼

孟子朱子栗谷三人之事其志然也然人之資與學本多不能充其志且竊見尤齋自以其與　孝廟如家人骨肉之間常思與　王室同休戚無異古所謂親臣者是則前古聖賢之所未有而其亦卒不免於小人之禍者歟

自古撥亂反正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者未有大於仁廟癸亥事然謀臣策士之功無與也謂出於諸公一時之忠義又未可也惟自石潭沙溪淵源之間所講明而觀感者出而叙彝倫於旣斁之後若是乎賢者之有益於人國家也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

非耶
伊川曰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所謂義以上更難說者須熟思之有得凡事義而已又有何物在於義之上而苟有之又何以曰難說耶小人得之可以假權而濟其私君子得之可以因權而盡其義惟權最不可不愼然惟不外於所謂秤錘之輕重如以嫂溺之重而較手援之輕以君父之重而較行路之輕是也平居而援嫂無禮矣訟貨而通路與穿窬何異哉故曰何物爲權義也時也雖然秤錘輕

重而至於援嫂行賂亦與所謂枉尺直尋者不同此
又難說在人所遭之時所處之義如何耳
蘇季明問於喜怒哀樂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旣
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旣思卽
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朱子曰程子才
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又曰未發
之前不可尋覔又曰未發更怎生求又曰善觀者却
於已發之際觀之延平與朱子書曰曩時從羅先生
學問終日靜坐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
中未發作何氣象西山曰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

氏體所謂中之說皆深非之及爲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則亦呂氏之說也黃直卿曰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善觀之則亦幷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已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

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又曰只是要見氣象問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愚按此係學者之所共疑難將何所適從耶盖季明之說分明差程子辨之分明是朱子旣自以狀語爲太重又曰有些子偏則勉齋所謂幷行不悖者似涉泛然而或欠辨析然所謂驗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又本與季明說有間

盖自驗而觀自觀而以不觀觀有輕虛底意思非若直欲求之者細思之可得且須以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湛然淵靜聰明洞徹陳氏所謂不比禪家寂如空如等說反覆參看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有此生字似不若只曰動而陽靜而陰之爲簡切也今觀朱子延平問答想朱子之疑始亦在於生字矣朱子問旣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

之心如此做兩脚看不知得否延平答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滚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盖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

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常不足大德

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歿豈非氣使之然耶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朱子曰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了愚謂氣之所使豈特孔子無位顏子夭歿而已且無論從古以來善惡禍福之乖謬卽如堯舜之子有朱均文王之子有管蔡不可不謂之氣非惟此也凡人之不能皆善而有惡則是固氣爾聖人召和則氣醇戰國刑殺則氣變亦然矣但堯湯之時宜無人事之失而乃有九年

之水七年之旱既是理不能勝氣者且無論人事之相關與否凡在天而薄蝕凌犯在地而崩坼沸騰以至草木禽獸百物之變怪妖孽皆氣而已大抵理常而氣有不常凡天下反常之事皆可諉之氣其在人則所謂善惡是已不能皆明而有昏不能皆强而有弱以之不能保其理義之性而爲血氣所誤者亦爲反常而已曰既言氣不常足又言理反不能勝又言元氣薄了氣既不足且薄則理豈有不能勝耶曰所謂不足且薄與理不能勝者其說似離而實合其意似窒而實通先儒以商辛爲下愚人必曰商辛之氣

强而吾則曰商辛之氣甚不足且凡所謂氣勝者非
氣勝乃氣薄也必如孟子所云至大至剛塞乎天地
之間然後眞能是配義與道者而氣無不足理無不
勝矣氣旣醇正而隨於理則豈惟人也所謂天地位
萬物育卽不外是矣然理與氣不相離氣之反常者
亦理而已先儒固嘗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造化不窮盖生氣也近取諸身於出入息氣見闔闢
往來之理呼氣旣往往則不反非吸旣往之氣而後
爲呼也末學或易聽瑩於此盖人纔呼便吸眞若吸
旣往而爲呼者矣只如冬月以扇遮面呼氣在扇面

成氷見日而消盡此最易見安得更吸扇面氷氣而爲呼乎然則人之生死物之始終卽此可知豈惟人物雖天地猶然盖人之呼吸往來卽太極之陰陽屈伸以至此天地消盡後天地開闢亦係太極事而其往而不反之理則同也

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斸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誘盖謂可以誘而爲善亦可以誘而爲惡云爾然程子此言似有欠闕惟性善良知之說不

可不弁擧也但曰嬰兒飮乳及其長而知好色亦何嘗學而能哉此告子所以謂食色爲性而後世以慾爲理之說不勝其紛紜也且禽獸豈止營巢養子如豺獺之祭先雎鳩之有別蜂蟻之君臣鶺鴒之朋友皆不待教而能如此然其不能推故終於禽獸而已人以最靈故能具五性有良知可以施教可以受學其或無教不學則至於斷喪其良心不免與禽獸同歸焉凡人與禽獸所以間者以有教無教而已此師之所以與父一者歟

記聞

吾曾祖旣殉義於江都始葬遺骸於交河之江上時尤齋在黃澗徒步往哭焉黃之於交五六日程也其至誠强力如此此固不但爲平日朋遊之好禍變慘痛之情而已

當羣小構罪淸陰之日吾高祖叅判府君以大憝劾柳碩等啓曰 國家遭罔極之變爲 社稷大計不得不用權以紓禍而苟無一線守經之論惡在東方禮義之稱也金尙憲當天地變易之日不忍 王辱敢爲死守之論其論不售求死不得旣已永訣於聖明所以不覲於 還宮之後其見雖隘而其情可

悲烏可執以爲罪乎柳碩等不恤公論獨主私見構成極罪必欲置之重典其乘時逞憾之計在所難免而況不事汚君之說苟非出於金尚憲之口則爲臣子者所不敢筆之於書而碩等急於構罪自爲是語而勒加於人不之顧忌噫此何心哉擧措不美物情甚駭不可一日仍帶其職請掌令柳碩朴啓榮等並命罷職

尤齋受　後命之日謂子弟門人曰吾平生無可稱惟有復　貞陵一事耳此殆有微意而言之者盖時坤位已廢故也其自濟州被逮渡海聞廢報則號哭

不進食病以添劇云
昔余兒時往西浦府君第適値府君赴衙但見窻壁間有休紙一軸棄置者余妄取而披閱其中有一文字草本實府君親筆也盛言尹鑴之惡欺世盜名於一時而仍及閔老峰諸公見欺事末言李青湖獨能先知其爲小人狀而其文無首尾余亦覽而置之後思之似是府君爲實錄堂上修史時所自記草者而偶未焚毁以入余眼也余以史事禁秘不敢以問於府君而至今猶思其所論之嚴峻比府君常時言議又甚矣

壬戌年間一名官往見文谷從容曰 上心之每如今日何敢信乎文谷正色以温公祚宋之語答之名官不聽其爲論議專欲媚悅凶黨以徼利於他日未幾身死至己巳乃得贈職賜米之報云

當先考與仲父議草先祖考行狀也西浦府君詔之曰癸丑春伯氏承 命往審 寧陵之時吾亦以玉堂官當往伯氏謂吾曰旣知 遷奉之不可而顧慮不言則非人臣事君之義吾故將言之然此事終必爲禍根兄弟何必俱往云此不可不錄於狀中也盖先祖考平生赤心爲 國不以一身禍福爲意者據

此亦可見矣仍記先考爲禮官時辛巳壬午兩度奏議皆無所屈撓於時輩之言人皆危之先考輒確然不動曰吾爲　春宮無違於禮而已竊謂後世子孫出身事　君當以兩世之事爲法

乙亥年聞宋叅判光淵卒其時爲史職之人與余談話泛及宋台仍問曰宋台當以爲何如人余又略應曰宋台自有大節未知其人欲於史草書卒之下有所褒揚故云然耶盖當　中宮復位之初諸宰有敦府之會其中一宰書邀宋台則宋台答曰爲張氏立節台獨爲之

西浦遺事別錄

盖因孟子之言而知人慕父母之心衰於色而移於仕苟非至誠純孝孰能免於此哉惟我西浦先生有絕異於人者盖其旣壯而至老自人視之殆未知其爲有室生子之人雖位致崇列而少無仕宦人之氣像此其天資極高有以如此非可以孝之一事爲名而於其所謂終身之慕者又可知也古之孝子必稱老萊子嬰兒戲誠以其爲悅其親而爲兒戲於旣老也甞見先生之待大夫人非故爲戲卽眞無異於嬰兒若將入懷吮乳者然夫惟如此其他所以婉容愉

色承顔娛志之事小子不暇論也
飮食男女之慾人之所不能無而先生有可異焉其
平居朝晡所噉食不惟不以甘苦美惡爲意殆若並
與飢飽而不自知者謫居關東時一爨婢隨之而迷
甚以乾柹一枚沉水進以療飢小子嘗私以爲設令
家人終日不進食先生其將自索之否耶人於女色
鮮能守程門禽獸之戒卽能者又多勉强執持先生
少贅於李東里家東里閒居頗以聲妓爲娛先生處
其間殊無所崖異後爲使客於外方其依㑭供奉初
亦未嘗斥退或聞琴賞舞至見於詩詞而乃其中則

漠然如古井之不波其視勉强執持者豈不尤難哉不惟如此嘗觀前志許相國稠人或戲謂曰公殆不知男女之事盖甚言其清淨無慾也小子未知許相之果爾而若先生可以當此言矣世之貪饕汙媟者固無論已雖其所謂無慾之人殆未有可與先生比者也

詩至宋而已不及唐　明欲矯宋而反不及焉則如我東之衰陋尚何足道哉惟挹翠一人而竊恨其禀才高而取法卑孤竹東溟法非不高而才不逮體不備皆不免墮於一邊間有欲兼取而具全者則又皆

局於才分之有限或麤豪以自大或雕飾以爲工未有出此兩塗之外者耳先生之詩本諸風雅叅之漢魏下逮唐宋之間陶冶融化成一家體絕未有麤豪之氣雕飾之痕而讀之惟見其爲性情之所流出者由其才與法並至故也抑欲評品其格調之所形以示後之具眼者而顧不得其說焉無已則先生之評歐陽子文曰如幽閒貞靜之女自不乏笑倩目盻可謂善形容者而小子於先生之詩亦欲云爾然先生謫宣州時所爲詩又頗雄深典則視他日不啻長一格小子之愚見然也嘗以質於先生則亦頷之

韓昌黎自謂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而盖將試學焉小子未知昌黎之果皆學而通之否也而及見劉原父恨歐陽公之不讀書則又未嘗不歎之也先生之文高雅秀潔得之於天又善爲俯仰流轉之態庶有近於廬陵眉山者固不特其韻語之躡古人跨今世而已而乃其學之淹博又有大焉試觀於漫筆一書盖自聖經賢傳之所載微而爲天人性命著而爲禮樂名物以及歷代興亡衰盛之跡人事得失是非之歸與夫星曆筭數山川土地諸子之學外國之事皆貫穿包括至於

論文說詩繼以諧談稗說無不備具而率多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其文又淋漓馳驟或瓌奇幽妙自蒙陋者讀之殆茫然不省驚怪疾走之不暇其或有管中之窺則又足以忘肉味矣先生以高文兼博識如此雖謂之勝古人殆無不可哉或有難小子曰漫筆誠高矣美矣但有可疑者其講論之說時與先儒有異同又似泥濫釋氏何也小子應之曰唯唯否否程朱釋經多相不同朱子親學於延平有相難而不决者朱子且自有初晩之異苟或反背慢誣逞私務勝如古之荀況明之王守仁近日之尹鑴則固罪也而不

然而或有異同卽先儒之所已不免於先生又何疑焉今世之人自其學語便能排釋氏而所謂老師宿儒未必能知釋氏之爲何物此朱子所謂無以坐收擢陷廓淸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者也先生之意殆以是爲病遂於其學究源而辨流矣而書中或有似稱賞者則朱子固亦曰以其立心之堅固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以是而謂先生泛濫釋氏豈非淺見哉難者之疑始解然解不解亦不足爲先生損益矣

四條外又有一事府君對人肫肫然言若不出口

而宴居頗喜諧謔卽於與卑幼酬酢亦然而無或涉於麄俗鄙褻兪可見其爲高風雅度之所發也

論詩文 附雜說

嘗謂眞西山心經之後眞學絕罕胡元瑞詩藪之後好詩無聞然爲學而不可舍心經論詩而又何可廢詩藪乎但詩藪儘有偏處且詩須寫出實情眞境而胡乃以爲滁州雖無西澗不害有韋應物絕句此等却又不是

論詩且休千言萬語惟知宋之猖狂明之假飾爲盡可戒而已此其要法若夫性情才氣在乎其人焉耳

子瞻高處或似淵明太白下處自不免猖狂山谷可
戒者尤多自學者言之簡齋或勝后山如宛陵未見
有可戒而其可師却不若簡齋放翁豈不自得乎道
而猖狂處甚於子瞻明詩大抵如美人障子豈不眩
目無以致情惟弇州稍黠間有類子瞻者其論子瞻
曰雖不能爲吾式亦足以爲吾用滄溟長律儘有絕
唱空同豈不亦雄健哉然欲求明詩之最勝者當於
弇州集中所謂類子瞻者得之弇州詩如時淸轉自
饒封事歲稔猶聞罷上供豈非宋人語然且諱宋余
竊哂之所謂性情才氣未易遽言然自古能詩者未

必皆高人達士或多姦雄浪子而惟庸俗之人鮮有能詩

言語文字實有古今之異亦不係其人之賢否古人曰暮春者春服旣成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何嘗曰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古人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何嘗曰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古人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非我思存何嘗曰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古人曰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曰對酒當歌又曰

遠望可以當歸何嘗曰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峰然所謂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所謂明朝試捲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儘好如感興詩唐宋以來殆未或見

東方之詩翠軒爲最但以其少時所作或病粗率使假之年當勝東坡其才然也然余恨其取法不高或有自以謂法高者才又不逮如蘇齋終日矻矻於繩墨之間而似不知九方皐相馬之術者東溟其亦傑出矣而要不出明人軌度耳其他又鮮有可觀吾家西浦翁古詩短律本諸風雅出入騷選唐宋多有絕

佳處未知篤論者何以處之也

文本於道一而已道莫尊於孔孟故文亦莫盛於孔孟自孔孟以後則文有韓歐道有程朱文與道始分焉此殆天地間一大欠事謂韓歐未達於道故其文猶不至則固可也謂程朱之有歉於文或由於其不深乎道則不可也然思文與道之所以分其亦出於古今之變運氣人事之致然者哉

朱子曰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

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愚謂論文亦當以朱子此論爲準凡後世爲文者其或有實或徒尚浮華皆可按驗已

伊川謂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今之爲文者專務悅人又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作文不知聖人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又曰游夏何嘗秉筆學爲詞章愚

謂聖人何嘗不作文惟不養性而只作文則不可且作文豈是與養性之事判然背馳者聖莫過於伊尹傳說周公而訓命及七月詩不可謂不作文又不可謂不悅人所謂務悅人有公私是非若伊傅周公之務悅人乃欲以感動人主非如後來欲竊科第者比而今觀其文豈是率然攄發而成者其必秉筆易藁無疑也且如周公苟欲使成王知稼穡之艱則招致一田夫朝夕道說豈不詳悉或周公自爲道說於咨嗟吁咈之間有何不可而必爲詩令瞽誦之其欲悅人庸有旣哉想春日遲遲采蘩祁祁等語尤能以感

動成王矣動人之道言之不足而有文文之不足而有樂盖文者居於言語音樂之間荀曰聖人不作文則樂亦不作矣至如游夏之檀弓樂記覩其製作之體豈可曰不秉筆而學哉伊川此言似乎過高不然則以文詞非其所好故然耶朱子劇好古詩楚辭不惟好之盖嘗倣而爲之頗有似之者朱子固亦秉筆之人也

朱子諸封事固與二程奏疏之文不同其過宫疏又極意作文諸書如與臺端黃端明等又自别

盤庚五誥人謂險怪其實非險怪古人言語本自如

此卽伊川所謂攄發而成者旣知盤庚五誥之爲攄
發則如伊訓說命等豈非愚所謂作文者耶
易乾卦文章以書之二典兼詩之大雅諸卦君子以
之下雖寂寥數字其文皆爛然繫辭及論語齊論孟
子萬章禮記諸篇文體大抵相似
六經之後有西京西京之中史遷爲最賈傅粗率董
相迂緩惟劉更生醇深典則諸儒之所不及
孟子史遷之文若行其所無事者其後惟六一殆庶
幾焉昌黎學孟子處固好而亦好揚雄故或欠自然
愚謂左丘明司馬相如揚雄之爲後人害不少若莊

周屈原勝於三人盖莊近孟子屈近史遷

爲文亦不可一切欲行其所無事觀於易詩書可知然揚雄自謂學周易而未見其能學周易也且深究而極論之易詩書亦不可謂不行其所無事者大抵偏正眞假而已如揚雄之流偏爾假爾雖然不善學孟子史遷者又未見其能正爾眞爾愚故謂劉更生歐陽脩儘難得

凡爲文不能不要好又不可不要自然盖自然而好方眞好其要自然乃所以要好

明人東人之於文雖各不同其不能以言爲文則同

明人假飾可謂之文而不可謂之言東人非文亦非言其勢固宜如此明人之視爲文如捕神鬼捉蛟龍人所不常爲之事東人如閭巷賤人陽爲知文字之狀而羞澁不能信口發言者

東人之文大率傷於四書註疏其自以守正者多支離緩弱其尚奇者以支離緩弱之資地而稍取明人糟粕以假飾其字句而已惟簡易尚奇而不假飾谿谷守正而不緩弱宜其並跱詞壇哉然二公各有遺恨須合二公爲一然後可以望風歐曾之門矣

尤齋之文盛矣簡易谿谷之後一人矣然有可論且

其欲學史遷處不如其純出於朱子者

息庵嘗曰樂全勝玄軒春沼勝樂全是謂已又勝春

沼也樂全春沼之文余未之見焉惟息庵豈能勝玄

軒大抵皆有得於明人者而玄軒較冲澹此則又就

其中有古今之變

朱子嘆世俗爲文都是假底而舉其聞於人者曰今

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

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

法也東人爲文亦有用此法者然減字法不至甚惟

換字法殊可惡且無論地名即於尋常行語間分明

宜下之字却都不下必取生面意外之字以飾之自
命爲古文而反不如粗言俚說之或近自然盖東文
粗言俚說甚多不然又是換字法鮮有出此兩塗之
外者耳其於地名則如水原稱隋城全州稱完山者
兩塗之文皆盛爲之鉅公名家亦所不免雖以愚之
已知其非而或時效尤習俗然也竊謂州縣之稱古
號於詩則無妨亦有不得不爾處於文則不可於雜
文猶可於墓文尤不可墓文當取史體文章莫高於
春秋而其所書地名怪駭者甚多此惟據實而史體
然也地名苟可以其雅俗而有所變改則於人名亦

當然乎東文多稱判書爲尚書叅判爲侍郎此或無
妨而亦不可謂非假也史漢中無論一代制度名物
至於時俗稱謂與夫夷狄外國無意義之名號皆直
書之何害於其文之高且古哉如我國之稱官高者
爲大監令監稱主將爲使道者乃舉世所通行取用
於文無所不可如書札之用兄主叔主之稱亦未見
其爲文之病惟所謂吏讀決不可用盖名號則無傷
於文而苟用吏讀文不能爲文矣余就理時口呼供
辭而不用吏讀但其自稱從俗曰矣身此固無傷且
雖欲不稱矣身而稱臣未知法官之肯受而書之否

故也

古歌詞自舜皐陶及夏五子所爲至周詩之被管絃者其音律節族皆當合於樂而樂旣亡歌之音節亦無得以考焉後世之歌與樂固非古之歌與樂而然其自相諧合則不害謂今猶古也東人或效古人爲歌詞而所辨惟四聲其中淸濁虛實則昧然不知何能與中華樂律相合哉其以本國言語爲之者不論其自合於本國樂律與否就其辭意或多悠揚婉切眞可以動人聽感人心者不惟勝於效古之歌詞其視詩文諸作又不啻過之無他眞與假之分也諸詞

中如鄭松江前後思美人詞又其最勝者嘗聞金清陰劇好聽此詞家內婢使皆令誦習吾家老婢春臺者兒時逮事清陰至老而猶道舊日事能誦其羅幃寂寞繡幕虛等句清陰之好之如此豈無所以然者哉

松江前後思美人詞者以俗諺爲之而因其放逐鬱悒以君臣離合之際取譬於男女愛憎之間其心忠其志潔其節貞其辭雅而曲其調悲而正庶幾追配屈平之離騷而吾家西浦翁嘗手寫兩詞於一冊書其目曰諺騷盖亦以爲可與日月爭光焉耳余來濟

州又以諺作別思美人詞追和松江兩詞其大意以爲彼娘子猶嘗陪侍君子於白玉京廣寒殿寵愛嬌態則雖遇灾殃而被斥逐亦不必永傷惟此娘子未嘗一承恩於鴛鴦枕翡翠衾而乃獲罪遠放無因緣而有離別最爲可恨其命意措辭若兩娘子相遇而答問者然盖古所謂變彼諸姬聊與晤言之遺意而其辭比松翁益婉其調比松翁益苦卽賤臣今日所遭罹者然也記余頃年置對之辭有曰矣身雖不能以廢蟄之前竊末科霑一 命以獲近於 清光而顧以家世處地不容自疎生成保全其 恩罔極之

故斷斷衷悃實有加於朝夕左右之臣常以愛　君如父自誓於心此固余之情實則歌詞之作亦其宜然而以余今日所處如是攄發恐非晦默之道且詞中指時人則曰楚之纖腰燕之美貌長袖淸音非不好矣而豈盡有精誠乎其自況則曰竹釵所揷之首長向於君布裳所着之身爲君而潔此尤恐其觸諱而然中心所蘊感興而發自不能已也古者令瞽誦詩奚取於瞽取其善於音而妓亦習音者也且君臣之義非其所可知而男女之情乃其所備諳者情苟感焉則其發爲聲音愈足以動人矣今以此詞留傳

於州妓之善歌者使後之聽之者得因其辭而究其意是余尚可以遇知已也李東岳聞唱松江詞詩曰惆悵戀　君無限意世間惟有女娘知女娘固知之而如東岳知女娘之知之是即知松江者也安知後之君子不更有如東岳者歟

小說無論廣記之雅麗西遊水滸之奇變宏博如平山冷燕又何等風致然終於無益而已西浦頗多以俗諺爲小說其中所謂南征記者有非等閒之比余故翻以文字而其引辭曰言語文字以教人自六經然爾聖人既遠作者間出少醇多疵至稗官小記非

荒誕則浮靡其可以敦民彝裨世教者惟南征記乎
記本我西浦先生所作而其事則以人夫婦妻妾之
間然讀之者無不咨嗟涕泣豈非感於謝氏處難之
節翰林改過之懿皆根於天具於性而然者其憤痛
裂眦又豈不以喬董之惡哉不惟如是推類引義將
無往而非教人者所謂放臣怨妻與所天者天性民
彝交有所發則如楚辭所謂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
之逸志則又庶幾乎詩是烏可與他小說同日道哉
然先生之作之以諺盖欲使閭巷婦女皆得以諷誦
觀感固亦非偶然者而顧無以列於諸子愚嘗病焉

會謫居無事以文字翻出一通又不自揆頗增刪而整釐之然先生特以其性情思致之妙而有是書故於諺之中猶見詞采今愚所翻反有不及焉者昔太史公作屈原傳歐陽子叙王氏婦事其文與兩人節義爭高愚誠美之而自無以稱謝氏之賢然庶幾仰述先生所爲作書教人其意非偶然者是愚之志也覽者恕焉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六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七

鷲山錄文　書

答鄭子文書

僕與兄有葭莩之誼一面之舊耳如僕憂愁故思舊困厄故懷人其懸懸於兄固也兄乃百里專使枉以華札副以珍茶卽其所施不啻加於僕之於兄者盖以憫僕之憂愁困厄而然此仁人之用心也然豈惟此哉始相見時兄旣誤有所問僕又妄爲之陳其所知非直接言貌叙寒暄而已至今所以不能相忘者歟雖然僕竊愧其嘗强所不知以爲知者久矣兄今

又盛稱引謂將秣駒遠來以徵僕南海時所得殆若以僕爲駕風雲鞭蛟龍周遊忽荒之區歷覽玄妙之境仰而摘千年一熟之桃大如瓜之棗與凡靈藥之類俯而拾夜光之璧明月之珠璀璨磊落之寶物充之箱篋待兄之來出而羅列於前以聽其所擇焉而其實僕無是矣前旣强其不知今何敢以無爲有而重其妄耶抑僕以兄之問僕者還問於兄以所徵者徵之然後其必有所得矣諭以切磋加勉於苦心拂慮中誠感誠喜惟此爲僕所願聞而兄之見施其亦不誤矣日暖當掃榻而候來人促答千萬不盡

序

諸子通選序

求明珠美玉者必之乎合浦崑岡信矣今夫湛然之淵崒然之山其有榮光起而靈氣動或寶物之所藏也而亦惟擇焉而已士生於聖賢之後不能不因辭以求理六經語孟尚矣下焉而惟出於濂洛關閩數先生者其爲理之所在豈非珠玉之合浦崑岡哉惟天下之理一而古今之辭甚多其於理或得或不得不得者亡論已其得焉者又不能如數先生之純且全斯其大較也然亦可於其湛然崒然之間望見榮

光靈氣之動而惟零珠瑣玉是擇焉卽有瑕纇豈便棄擲余持是說盖久會謫居臨陂顧陋鄉無書籍間從吾友蘇堤宋伯純氏借所謂百家類纂者讀之書卽明人沈津氏所編也其類凡八曰儒曰道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兵而編凡四十卽所謂古今之辭多者也沈之所爲類盖倣古藝文經籍等例非專用已私也而以余觀之其所謂儒者姑置荀揚諸人卽如廣川汾亭頗爲洛閩所稱而卽亦所謂不能純且全者也余以謂其儒者旣所宜擇而他亦或難盡廢是又所謂求珠玉於瑕纇者也今於其儒者得

晏子春秋新語荀子新書春秋繁露韓詩外傳新序說苑鹽鐵論法言潛夫論昌言申鑑中論文中子於法者得管子於雜者得呂覽淮南子白虎通於兵者得三略而其他或雖近理旣以不類故不取其與理遠者則擇無所施而於所擇十九家之中又各采其英而拔其秀其略僅四卷而止仍不揆蒙拙各爲題評引之於每首又謂其儒與諸家殊無相遠而不復從類例惟次以時代於是書成則命之曰諸子通選沈氏有知其以爲何如然與其繁而徒辭孰若略而以理與其類而無甚別孰若通而會其歸是余之志

也旣還原書於伯純又以通選者授伯純子爲吾甥者正相焉伯純氏學有淵源其於辭理之辨審矣其必曰惟濂洛關閩而已惡用是惡用是云爾則正其爲余對曰卽何敢不之乎合浦崑岡然旁採遺寶於湛然崒然之間者天下之理一故也歲庚寅仲冬靈鷲山人書于汲古齋

鄭櫓字子修序

櫓之於舟若不及帆而要皆有用則其爲舟之所不可無一也無風則櫓有風而順且疾則帆徐則旣帆而亦櫓所以各效其用一視夫風此理之常而余因

往來耽羅特詳舟事如此也然耽羅海路九百里須風疾可達故帆之用爲多至於江河之津渡與逆流而行者專事於櫓信乎櫓之不可無於舟也夫水至險也其以犯風波之衝歷蛟龍之窟而卒能有濟者惟舟耳則舟之機械如櫓者其重又曷可勝道哉且風者在乎天波濤者在乎水舟與舟之機械者在乎人人惟爲其在乎人者而彼在乎天者隨之是故善操舟者無他焉必先治其機械而已嗟夫凡在乎人而所當爲者豈獨舟也抑有甚重者焉古之君子盖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夫夭壽譬則風之順否波濤

之險易而爲舟行之安危者也身譬則舟也脩之譬
則所謂治其機械以善操舟也然則不疑於彼惟自
修其在我者而有以俟焉君子與操舟者何以異也
故友鄭重汝之子名櫓遠來拜余余宜有所教之而
未能也姑因其名命之以字曰子修
錄

庚寅涉海錄

庚寅七月二十三日余在濟州謫所義禁府羅將持
移配關文下來余以閏七月初六日出次別浦將乘
濟州船沙工郎李金而余欲審於候風乃令老沙工

李雲與李金共其占候遂以本月十一日自別浦發
船前一日雲等請與余奴共祭海神又請余作祭文
余謂沙工輩自爲祭則非吾所可知而余之奴何敢
祭於海無已則羅將乎遂草祭文曰年月日義禁府
羅將趙石同謹率都沙工李雲沙工李金祭于南海
之神今承　王命來押濟州罪人移配臨陂縣伏願
明神快助順風俾一行利涉重溟而令州吏掌船事
者讀之夜祭而早發則風甚順未朝炊過火脫島未
午炊過蛇鼠島已而東北風甚勁而濤浪如山船在
風浪相搏之間帆竿如彎弓船欹側若將覆而浪從

船左跳入不止勢甚急李金盡力操柁而無人色余念我之不敢祭神與向者我奴何異然事急矣祭之或無不可乎遂口占祭文曰年月日 國之定配罪人金春澤謹具酒一杯飯一盂乾魚三頭以布一匹爲幣而祭于南海之神曰春澤自濟州移配臨陂去絶荒而赴近地脫炎癘而就清凉 聖主之恩與海無極今者乘舟過海猝遇風浪檣傾楫擢舟師失色漂溺之患急在目前嗟乎明神尚可恐此耶神人一理有所感通請以人事言之凡前後欲殺春澤者皆奸宄之黨也至今特移近土俾不爲海外覊鬼者是

我 聖王也使神無知則已苟有知當知善惡之分
宜必勉護春澤之行令其去危卽安以承 聖王嘉
惠豈可肆爲殘酷快奸兇欲殺之心而神亦自爲惡
神乎春澤本萬死一生之人也生不能報 君親之
恩死何敢惜螻螘之命而獨嘗以謂世之所難必者
人惟神則可以理相感故妄爲善惡之說如此伏乞
明神思所擇焉占罷方索紙筆適會風浪少息向則
船之左右前後如千兵萬馬讙呼騰踔其帆竿所植
及諸材木交會處霹靂之聲相續至是其聲皆稍緩
李金亦色定余不果祭遂到楸子島余欲入泊李金

不聽其實風猶勁難泊故也過楸子乃入內洋日已
夕風漸息余與室人俱而室人得水疾昏不知船之
幾危至是余始言作文擬祭之事蓋如痛定而思痛
焉過甫吉廣鵝等島陸之諸山皆可指點余乃出坐
柁樓上命酌李金欲酒余曰恐汝醉不能事事待余
下陸重賞汝也乘月而行或卸帆搖櫓穩如也已而
船忽觸於巖石其聲砉然甚大船中人蒼黃幸無事
遂行夜到摩尼島前下碇三更大風暴雨雷電曉稍
霽卽擧帆而風猶勁不能泊舘頭䑩島等處惟周流
洋中至日出始余以他船載一奴及馬使隨余船而

中相失至是始隨來遂皆因潮水進泊於珍島之碧波津一行登岸朝炊於三濟院中出布米賞李金等

祭文

祭外舅李公文

維歲次庚寅八月癸亥朔二十八日庚寅女壻光山金春澤方在臨陂謫所使弟廷澤謹以薄具祭告于外舅禮曹叅判李公之靈嗚呼頃余在島聞公病劇適時蒙 恩將去海國余慰余婦庶其勿藥爾行不日可省顏色下舟之初訃來斯亟傳之不忍不傳不得東西亦涕我心如灼余本凶險萬事蕩析自身而

推莫其妻若乃令抱恨穹壤無極豈伊生人可想冥
漠携持抵配又送而北皇皇以趨惟柩是覲公靈有
知不其重憾凡皆余故愧負平昔嗟余小子少入公
門今焉髮白惟公始終曁厥心跡人未必知余悉目
擊本之則有孝友修飭出爲時需英才敏識雖疎遠
以自處尚憂愛之忱赤或欲避於黨色賓辨姦而嫉
惡孤立自守不隨不激所以致位未充乎德是宜有
述後承之敕顧余罪釁敢當斯責而况危喘莫保朝
夕此事恐已旣慚且惕姑攄今日所深悲惻聊爲告
訣亦出余臆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重汝文

烏川鄭重汝以庚寅十月病歿于昌平之家其友金春澤方謫在臨陂莫得往哭而翌年正月重汝之宗人湞來訪於其歸略付錢財俾具雞酒奠于重汝之靈而告以文曰嗟哉重汝子實可異子於求友本有資地而不病狂不妄不詐南北之士所共知者子顧於余特輸以心合惟膠漆利則斷金余何爲者誠一怪物不罪則謗山重海溢泉所忌避惟子乃爾昌歜可嗜逐臭奚以東津之上楞山在側余昔流遷子爲畱息龍江泌府寄寓盤桓子輒從余從則盡歡戌歲

之事夢魂餘怛頷頷昂鑊我命一髮忽焉翻出幸非
始期我問我弟故舊有誰曰惟重汝朝夕獄門余謂
我友豈其不然子先已南余流于濟子書踵至一字
一涕余爲復語譬子松栢兩襟相照萬里一席然猶
所恨大洋間之比余蒙　恩去濟而陂有來扣門謂
必重汝一月二月相望幾許戲謂重汝其必死夫苟
其不死何不余趨嗚呼重汝果聞其死余言之讖盖
不待是余嘗謂子古人古人夫旣古人豈在今辰子
已脫屣宜無可悲然惟後死紛有涕洟惟余所惜所
不可得子如有靈嘗知余臆從遊之樂可期泉下姑

爲此辭侑子一筭尚饗

祭吳典叔文

維年月日光山金春澤在臨陂謫所謹遣儒生李世榮以清酌果脯之奠祭于亡友萬頃縣令吳君典叔之靈嗚呼典叔萬里旅宦以一棺歸老親在堂而孤兒孑然以奔喪是誠人事之至憯而行路所爲齎咨矧余於君情義之篤二十餘年于玆昔余先子謫居耽羅而君實奮於鳥言皮服之中挾策以進曰惟吾師余方在侍君不謂其不肖求以爲友而不疑盖諸生之同堂講習者常十數人而先子特嘉君才敏之

出等夷君亦榮其知遇所以服事之愈謹而其於余情義可知余旣樂奉嚴訓又喜得君於荒陋而與之切偲以晨昏之餘間每聯翩而追隨淸風之臺嘉樂之洞臨滄海而舒嘯坐竹林而賦詩嗟人世之往來聚散與夫吉凶飜覆何異水逝而雲移余之竄島纍然持衰君來更叩東泉之扉握手一慟慨惋繼之君登大科揚于 天墀余仍窮厄五載三危去歲 恩宥得湖之陂君宰傍縣此又一時時惟百變也事惟萬遷也而惟二人之相値輒若有所相期君故三來見余而來必有携欲使余而無渴飢道語疇曩未嘗

不同其感歎君勉余以素患自得余勗君以歲寒後凋非直二人相與實惟先子是追歲之將除書問乍阻余忽爲訝果以訃來云病數日而不治余聞驚號淚落於衣嗚呼典叔其至於斯耶恨余桎梏不能匍匐以往而凡今哭君之人宜莫如余悲嗚呼典叔君旣自幽谷而喬木而官不盡其才其欲立身以顯親君志則然而卒貽戚於無涯士固有不幸而可悲如此余豈特爲故舊之私嗚呼典叔君亦可悲而余生有何可樂徒積憂愁與病衰且當同於爛漫而區區於亟遲念君歸矣豈其戀顧而躑躅惟有平生之情

庶鑑余永訣之辭尚饗

祭從祖父西浦先生遷葬文

維歲次辛卯八月初一日戊午從孫春澤在臨陂配所遥具果脯之奠使弟普澤敬祭于從祖父西浦先生之靈而告以文曰嗚呼始先生旅櫬之歸自南海小子因省覲濟州而歸而遇諸塗也歸葬蘆山實與我皇祖同岡而先父後又葬焉小子之瞻依封域盖期以父長也向小子謫于先父所嘗謫之濟州今而量移適與所遇旅櫬處近而聞先生之卜吉新阡也惟神道有去故之變在生人重爲永訣之際而無由

奔往執紼而臨穴俯仰今昔惡能不悲且自恨也嗚呼小子之悲恨有大於此顧雖愚昧無知而其出於秉彝者亦或不泯也每見古之賢人君子抱枉受屈雖在千載之上輒爲之慨然至於廢書而泣也況以先生之孤忠大節生則南海沒猶屈而不伸雖聲帶見還與方柎棘時奚甚異雖被旌孝之典孰知夫推孝以爲忠者又大也先生之沒今二十年安知更千百歲不有人之爲先生慨然如小子之於古人也夫惟曠世而相感流涕於陳編孰如親則祖孫義則師弟而其事則目見之也然且不能呼號訟辨於時徒

默默以終身而獨其鬱結於中者可知也嗚呼傳所云人樂有賢父兄盖謂子弟雖甚不肖父兄者不忍不教其教之尤勤而郎如小子之有先生是也然先生不以爲不肖猥加奬進其以古人爲期恐如今人而止者至於棘中所賜手書而彌勤且切也乃小子無狀夙罹罪釁輾轉及此既棄於人仍遂自棄甘爲僇人小夫顧其本末何往非罪而惟負先生之義傷先生之明者其罪則甚也故每憂遑愧惕中夜不寐恐終無以自効而自贖則此其爲悲且恨者宜復如何也尚饗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七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八

恩歸錄 文 書

上仲父書

今日又暄伏惟氣體萬安從子昨宿果川今早得達果者即從子勳廩事也在臨陂時有所商量歸而忘置項普弟問焉從子答以今雖罪名去身自處不宜平常且當付料則例授軍啣尤所不安藉曰義無可辭此謂不求而來者耳如自我而請之何哉苟於奉常所給祭需奉祀人例當呈單請受則吾必謹爲之

而廪料終異祭需何敢自請盖從子意謂嫡長例自呈單勳府故也適勳吏來即問之以爲嫡長不自呈乃使他人保擧其辭曰某功臣嫡長有某請付祿生光此盖如俗所謂稱念者云從子謂普曰保擧與自請何異凡要人稱念其可曰我不知乎此又决不可爲也普頗以爲不然乃曰若以爲嫌則無論纔免罪籍雖本無故之人當亦然乎從子初無所答而思之此事內有承代之慼外有請求之嫌即無故之人亦將不安於保擧之事矣從子又謂普曰保擧之法固不知其本何如而官府事例非我所知唯請與不請

其不在我乎世之人其身則爲自處之事而要人爲

開釋之道者甚多吾常嗤之今尤何可有意於勳堂

輩而假設勳堂自爲直處則正爲所謂不求而來者

無可辭矣普猶不釋然凡有講論普未嘗或與從子

不同其不同者獨今此事爾然愚意旣如上所言今

雖來此普豈當徑爲保擧之事所以悉陳仰禀者欲

望深加推究以得義理之當處以驗區區所見之果

偶無差與否耳抑有所私自疑畏者今以不肖名字

騰諸官府以達　天聽而非論罪之事乃官嘲給料

之事大非纍纍所宜得者竊意勳堂必以爲駭或若

於轉　聞而雖在　仁覆之下亦懼其以猥越重得
罪焉耳餘不備

答庾生錫侯書

僕之於尊未嘗識面豈特未識面未嘗通聲息豈特
未通聲息未嘗聞於世間有尊矣乃枉累幅之書於
千里之遠辭語勤重旨意深摯甚非僕所宜當者嗟
乎僕誠何人也雖平生親故莫不棄絕況曾所不識
而求有以識之豈宜有其人哉然今有尊誠恐不特
重增僕之罪抑其爲尊之累大矣然竊詳尊意殆憐
其窮而賜之存問矣雖然天下之窮者亦多矣尊豈

能徧問况書辭非徒問之乃有稱引勉戒欲與共入君子之道之意不啻爲不棄於衆棄之中者此尊之盛德也雖不敢當亦深感佩不任區區之懷也僕杜門奉親尊則老矣相望湖山末由一接顔色此爲臨紙之恨耳氷雪戒序伏惟尊履萬福惠紙拜領新曆聊表此心不宣

序

士復娶婦序

友人李士復娶鄭氏婦鄭氏盖美而賢云古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然則娶婦者雖方具慶猶不可賀况

於孤露之人乎又況如士復者乎是尤不可賀也且
士復前此再娶輒旋而亡今三矣豈能無念舊之感
是亦不可賀也抑余於二十年前由耽羅入沃島於
雙溪寺中見士復方稚歲以煢然大禍之餘流離癘
毒病羸將死余爲撫其頂而憫之當是時豈知士復
能生還長成有娶婦之事哉嗟夫旣還矣旣長矣旣
再娶矣然皆不幸無子而士復之年亦不可謂少矣
苟不有鄭氏者其何以奉先祀何以養病母又將何
以存後嗣況鄭氏美而賢是於不可賀之中有不得
不賀者也然有未暇以賀而宜先以祝者凡娶婦而

美非所可論惟其賢固莫尚焉而今士復之娶鄭氏屬耳其賢猶未詳也余故祝之曰鄭氏果賢而奉先必敬事姑必孝聽士復必順而有禮哉又祝曰鄭氏果多子以承宗事大門戶哉又曰鄭氏果壽以永享玆休哉然爲人之娶婦而祝其賢與多子與壽者乃恒言耳庸獨於士復乎且爲士復之交朋故舊者孰不爲此祝哉獨余有不容默者余嘗贈士復詩曰何當振袂浮埃外萬里江湖兩卜居盖余與士復之道固然也而二人之志又同也然各爲事牽未果也今誠賴鄭氏之賢贊士復之志而决之余知其鹿車相

將於江湖之上也有日矣余亦早晚振浮埃之袂而
非余從士復卽士復從余矣若夫青山流水之間茅
屋衡門之處有耕於前而織於後者是士復與鄭氏
也有白髮野老幅巾布衫載圖書琴瑟於小舟徐棹
而往訪士復者當是余也輟耕而出迎握手而一笑
各問間者無恙或蔭茂樹或掃風軒坐而相對者豈
非士復與余乎已而炊黍烹雞釃濁醪而滿樽擷香
蔬以爲肴何有何亡問日蚤莫隔屛而聞環珮周旋
之聲者可知其爲鄭氏也余與士復乃講太極之妙
操南風之音既醉且飽陶然以樂而旁見有衣冠出

拜能知敬父執者有弄雛而嬉者有挽鬚而怒者固非士復鄭氏之諸兒乎而他日士復之過余余之婦子之待之又豈有不然者乎夫如是則所謂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所謂可以養親可以全身所謂無不足奚所望所謂環堵蕭然而妻子皆有自得之意者實爲士復與余之所共樂而其贊士復者鄭氏也鄭氏之賢且壽又曷可勝道哉是用祝仍錄而爲序

通政洪公壽宴序

通政洪公今年八十五歲公卽故觀察使諱仁憲之曾孫其考早卒妣申氏高麗忠臣壯節公崇謙之後

當丙丁難獨携公入江都及賊至申氏誓不辱謂公曰我今歿汝其善保繼汝宗事遂與其長女投水而歿其後朝廷旌閭公時九歲旣長以至痛在心遂不應擧求仕以自廢其所受通政階蓋優老例 恩而大臣亦爲白之云至是公之胤進士君啓漢雲瑞設酒食邀賓友以壽公旣而雲瑞謂不佞曰子不宜無言蓋不佞之於雲瑞亦爲友故也顧不佞有幽憂之疾不獲造宴席以覩盛儀然不可辭雲瑞之請且於私心竊有感焉嗚呼江都之事慘矣當時歿難之人蓋多而不佞之先祖亦其一也夫爲諸家子孫者之

含痛而其於彼虜莫非爲不共天之讐也況彼虜實
天下所共讐而我　國又甚焉故自丁丑以來　聖
王賢臣相與明其義者至矣其死難人之子孫則又
嘗見謂可與共事而然於其勢之不能以有爲何哉
然則無論其凡出身而欲自效於家國之人及其自
廢如洪公者其爲恨實惟在於不能有爲而已矣嗚
呼我固不能爲復讐之事矣然彼本無百年之運苟
使我偶幸而得見彼之自敗亡則於人心豈不愉快
矣乎夫彼亡而我見之天也今於人事之所當爲顧
不能焉而乃希其偶幸者天其亦勢之使然而所以

恨之者切故耳嗚呼丁丑之於今七十餘年之間旻
天不復而如不佞家奄歷二世不佞之髮又白矣唯
洪公以殉難人之親子歸然在世方享高年又康健
不衰其將無疆矣不佞之竊歎而自傷者宜如何哉
公既無疆而彼運要且告訖第自今幾年有從西方
來曰黃河淸矣又幾年而太史奏於朝曰旄頭滅矣
則公其有不能聞而見之乎夫然則天下之事雖非
一國一家之所得私而其爲愉快於公之心尤豈可
量哉豈非所謂天者哉不佞於其時若又偶幸而不
及塡溝壑則當宰羊釃酒力疾而就公之堂因雲瑞

而謁公助而爲壽其所竊歎而自傷又將不啻如今之爲矣盖其自傷者卽古人所謂家祭無忘告乃翁之意其爲公竊嘆者卽屈子長年度世之願而公能獲而享之故也雲瑞請姑以此言告於公而俟之記

族叔父德老氏家賞梅記

癸巳十一月十八日余訪族叔父德老氏于其家士復與士安來會適盆中梅花盛開士安得栢子酒一壺而來四人相對賞花酌酒賦詩甚適也士復先醉對德老爲勉學之言其言誠好然余意其醉而言或

支余欲有告於德老仍與諸友相勉而又恐余之辭而言尤不足信也日且昏遂各散歸然余終不可無言玆謹歷論德老士復士安爲人長短與所宜勉者仍及余事以示三人而命之曰賞梅記者不敢以勉學自居故也盖曰德老雅人也雅者自少過矣然今所謂雅豈可遽望於古之大雅者哉然雅則正正則中此所以少過也然中字實難言尤難能安知吾所謂中者不爲子莫之中乎少過者見人之多過益自信以爲無以復加安知不於所謂多過之中或有眞中者耶德老宜勿自信務闊拓奮發常慕狂者之有

所進取也士復慧人也慧故能鈎深抉微矣其於古
今人鮮有所許可者又仁人也仁非聖賢所謂仁也
卽世俗所謂仁也渠之一家規模或如此而仁之弊
至於循情矣慧以責人而其自爲之則循情焉則其
害如何哉吾願其責人則仁其責已則用鈎深抉微
之術也且謹小物務細行兢兢於法度之內尤士復
之所宜勉也余常勉渠勿看雜書只讀四子見渠上
其叔父書字畫不端則切戒之者其意亦可知矣士
安好人也與之處未見其可惡豈不曰好人哉又頗
欲周詳矣然讀書少其思慮所得鮮有出於文字義

理而率多視世俗利害而俯仰以就之者欲矯弊莫如急讀書又其人品陰分數多陰未必不好如聖賢之學有乾道有坤道坤則陰也然分數多則易陷於流俗治之如何惟陽而已陽之道如何曰剛與明而已余愚人也非謙而謂愚也實愚人也凡前後致謗獲罪無非坐愚而然其獲罪宜死而不死以至於今猶得而爲人者亦由於愚而無他故也又潤人也潤故或能受善而亦易爲不善捴而言之則過人也故其擧足出口無論大小率皆過處近頗自知其病欲從事於實字工夫又粗求所以明事物之分數者盖

將損其過以就中而行之不力習氣未除又以所處欲避學問之名既欲避其名故又弁其實而不能强勉不但諸謔弛張之依前不廢而已恐暴棄放倒卒不免爲小人之歸者余事然也十九日記

識

尤齋宋先生與刑曹叅判府君書後識

嗚呼此尤齋先生與我叅判府君書也書曰能如太空浮雲否以無妄之小灾忘持危之大義非所望也惟冀益勵忠節毋使　聖上獨憂　社稷也至禱至禱餘不宣壬戌除夕前一日江寓不名按當時府君

旣爲趙持謙俞得一輩所論而先生方被 召上京
住江上也書顧不藏於府君本家雖先生子孫蓋亦
未嘗得見也去年先生曾孫婺源自永同偶過恩津
李生昌輝所昌輝卽故芝湖公之子而府君於芝湖
爲内舅也昌輝乃自故篋中出此書示婺源書固先
生手筆遺跡如新婺源旣奉翫感歎仍以持歸將載
入於先生文集又傳寫一本送京以示府君胤嗣令
觀察公其後婺源入京爲余具言其見書恩津事如
右云余於是謹問于我觀察公曰豈嘗知有是書乎
且書之藏何不於本家而於芝湖家也觀察公泣而

言曰書固有也吾豈不知其時芝湖兄適待先君而見其書卽袖而去曰請以示時輩也後吾不果取還是吾之不敏也後又患禍昏迷遂不省記今因先生子孫而得復見之私心慙惕何所自容也噫先生之於先君可謂至矣當時承　召而來也私與朴相世采問答其扶護先君甚力又其兩度劄語所以爲先君地者委曲深重矣然而世方爲狂瀾而先生則隻手也力之所不及言亦有未能盡者惟玆數句之書卽短牘耳然先生所以處吾先君者可知也夫以世之所罪於先君者而先生乃謂之義而惟恐其義之

不盡也苟非先生又孰能勉先君若此哉嗚呼先君之禍自壬戌而爲巳巳耳誠古今之所罕而不肖痛寃則穹壤罔極也然而以今與後之公議而言之在此旣爲無妄爲大義則其在彼者可知而自我視之爲過去之浮雲而已而先生之書將爲斷案矣此可以慰先君之靈而亦宜飭後承於無窮矣又曰昔吾之撰先君行狀也汝實執筆今欲以先生此書並告世之立言君子汝盍圖之遂不敢辭乃以聞於婺源者及觀察公所以見敎之言書於先生書之後焉癸巳正月日叅判府君從曾孫春澤再拜謹識

先考畫像識

吾先君平日未有畫像間獨令畫史曹世傑略出草本旣而以未肖置之此卽吾仲父竹泉公與弟普澤於捐背後六年追思冥會指授畫史朴東輔改曹本而寫成者也時不肖春澤謫在濟州書勉普澤曰凡像宜要似而不宜要好况以子弟而寫父兄乎竊記先考若可謂方面而殊不豐下相者至病其害壽且髭左邊不生此等不可以要好矣其後北歸始瞻拜而諦審焉則果無要好之失矣然凡其所謂要似者不能無可論先考少時潔白敷腴晚年頗黃而瘦且

皺今所寫既不敷腴亦未盡於黃與皺者盖從其中歲矣痘痕本甚多而淺微且一色寫之不能似其勢然矣先考氣像於和婉中兼沉厚所寫固得之矣然或有憂思之意者無乃失在於眉睫之間歟唯總其大體而觀之自是清愼有德之人其爲吾先考之像庶無可疑此其所寫之最得焉者也春澤等不敏始未及以平日謀成眞本顧乃尋思於寢遠之際寫之既不敢曰能盡於七分今所指論得失亦無以益致其詳唯怵焉增痛尚何言哉抑念先儒論此事以一毛一髮之不似爲戒誡嚴矣然愚意竊有不然者自

古畫像豈能有一髮之微眞無所遺者耶以此而遂
廢像則殆未可也每讀史傳如云白晳疏眉目美鬚
髯者所紀止此而猶若見其人於千載之下况於像
乎况子孫所以寓追慕乎又况此寫本不啻有得於
先考氣像之大體者乎盖比之不肖所嘗見人家畫
像有或勝而無不及其以追寫之難而如此可不謂
幸歟且使後世子孫就而瞻對仍考不肖之言則亦
將有所髣髴於寫本之外矣寫初成卽爲簇與先祖
考遺像同藏於祠堂今年普澤出守水原乃奉來而
安於衙祠朔望具饌而行禮此後諸弟之官於外當

以爲例矣歲癸巳閏五月日不肖孤春澤在水原衙舍謹識

說

看書雜說

所謂愼獨之獨朱子於庸學皆釋之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大學小註陳氏曰此指心所獨知非指身所獨居此固然矣且能愼於心所獨知則其愼於身所獨居有不足言矣然則心所獨知者固已包身所獨居而在其中矣然庸學所言愼其獨實兼此兩義而並言之而陳氏之說或太辨而未備矣按

大學既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此則謂心所獨知也然卽承以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云云雖其下以爲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如上文之意而其曰閒居卽所謂身所獨居也旣以獨居不善爲言而終之以必愼其獨其所以兼兩意而幷言之者可知也朱子釋閒居爲獨處而陳氏又曰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此吾所以疑其太辨而未備而竊意朱子所謂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者亦未嘗不兼身所獨居而言之者也故於其下十目所視大文之註曰幽獨之中

云云幽獨亦指所居也至如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隱旣暗處則是亦居也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註曰承上文莫顯乎隱云云又曰此謹獨之事也所謂人之所不見亦似指居而況其下引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所謂爾室豈非身所獨居者乎故朱子釋此詩曰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云云此又朱子所以兼言之者可知也

萬章問舜何爲號泣孟子曰怨慕也朱子釋怨慕曰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君子不可怨人況怨父

母乎凡爲人子者不可怨父母况舜乎朱子之以舜爲自怨而非怨父母者其不以是乎然萬章再問所謂勞而不怨然則怨乎者其謂自怨乎抑謂怨父母乎苟謂自怨也則自怨有何可疑而問焉乎苟疑其怨父母也則孟子何不明告其自怨而非怨父母者如朱子之言乎孟子所引公明高之言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者朱子固以爲自責已有何罪非怨父母而曾足以解萬章之疑乎抑子之不可怨父母亦萬章之所知也其所以疑於怨乃謂其自怨者孟子且知之故遂無所明告止言其自怨之辭乎然則自

怨雖異乎怨父母而亦若非子道之所宜而爲萬章
所疑乎抑怨之義近於恨怒而差別且凡字義隨其
用而有輕重公私之不同雖爲子者亦無不可以怨
父母者而孟子所謂怨非必謂其自怨也乎高子之
以小弁爲小人之詩以怨則是謂怨父母乎抑謂自
怨乎其疑與萬章同乎否乎其詩曰何辜于天我罪
伊何朱子曰怨而慕也又謂舜蓋如此高子其亦以
此爲自怨乎詩又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又曰君子
不惠不舒究之其或以此爲怨幽王乎且自怨豈足
爲小人乎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此怨固謂其自

怨則其曰凱風不怨又謂何怨乎其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非所以自怨而自責者乎然則非謂其不怨母乎其所謂不可磯者又何謂乎自怨豈至於激而遽怒乎朱子曰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自怨誠是則何以加猶之一字乎小弁苟爲自怨則舜之事也何止曰不爲不孝乎抑謂怨其親乎若謂怨親則朱子之言豈宜有前後之不同乎後見二程全書曰小弁與舜之怨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罪伊何

延平曰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

仍引明道數廊柱事竊謂不但看文字爲然凡作文字率如此愚頗驗之如在耽羅因賞海月爲詩要做一佳聯鍊琢取舍久然後成曰碧海渾無雲一點長風獨與月俱來當時自謂得意後見之殊不愜一日坐寓舍偶舉目率意信口而吟曰落木無邊聊遠望浮雲何事又南征方覺其境與心會得詩之正理不比前聯之坐鍊琢而反不免滯礙者理固一也然作詩苟無從前鍊琢之工則率意就之亦未必如此爲學而止於倥侗之中冀其略綽之效則許多廊柱豈果如初數之數而恐全未有所據殆學禪者之不如

此延平所以有立志已定心慮澄然之訓凡立其志儘有曲折心慮者又不能自澄然要有所致然夫然後可以言略綽矣如東坡論勇勇苟無素蓄更何有得於翻然忽然之間乎

羅先生山居詩曰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是晚宋音調下曰自知寡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所謂寡與眞堪笑不但語拙有不能安之意又似涉於自矜凡不能安與自矜其病一也豫章不應如此註曰此一句似非者得矣邀月臺詩曰矮作墻垣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佳矣下曰夜深獨有

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其庸人云云頗似明道所謂偷閒學少年者明道此語與其所謂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若出於二人謝氏之謂與曾點一般者殊未可曉詩出性情而以明道豫章不免有可議如此豈不難哉延平旣以長庚庸人句不愜人意而豫章改之則曰也知鄰鬪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此又未善所謂非吾事者語旣迫且隣鬪行藏皆顏子事其爲語儘實而乃結之以付酒杯此又何如凡皆不但爲詩病而止甚可嘆也

所謂心與氣合延平之意固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

要見氣與心渾然一體流浹也而只讀此四字不待分別勞攘而分明已見其爲病語夫旣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而又曰心與氣合是似於心在此邊氣在彼邊旣曰危微精一而從而爲之說曰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是似於道心人心爲兩箇心大抵宋賢之言詳故反涉支離盖亦有不得不然而然者耳

三仁事胡氏以爲微子以存宗祀爲重箕子天畀九疇爲天而非貪生朱子旣謂未善延平辨之尤悉有曰存祀九疇皆後來事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澈耶誠得矣然論語集註謂微子去之以存宗祀

此爲可疑愚謂古人論三仁者多恐皆太費說話唯諫於君而不聽則固有去之之道微子初非不諫與箕子比干何異至於或去或囚或死皆出偶然設令紂殺微子於未去之前及不囚箕子而殺之爲微子箕子者其將奈何又設令比干極諫而紂或終不殺則比干豈應如蓋次公之自剄胡氏謂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人臣之義夫以義弼君誰則不然且三人者皆紂之至親又豈以三孤加重微子而去矣設令紂之於比干旣終不殺則安知比干不亦去之也盖其去也囚也死也畢竟不同而其至誠惻怛未或

有私意計較則同此所以曰三仁也如後世所謂爲永昌死爲　大妃死恐不免出於計較且凡名賢當事而所就不同者無論其人已自存形跡至其子孫門生互相疵議轉爲讐怨者或多此皆私意所致其視三仁何如也

策

擬策問三首示兒

問聖賢之學其道一也惟其資禀之或異故有氣像之不同而其間亦不無優劣之可言者史言堯望之如雲就之如日此可以盡堯之氣像歟孔子曰惟天

爲大惟堯則之亦以其氣像而言歟先儒謂堯舜更無優劣至湯武便別堯舜湯武之優劣從何以知歟又謂禹之德似湯文王之德似堯舜此言其資稟氣像之相似歟學而至於聖人則同而不能無優劣何歟朱子以答蘇伊傳周召爲接道統之傳此果皆以聖承聖而其氣像優劣可歷指而詳之歟論語諸編無非可以觀孔子之氣像而各出於弟子之所記則亦或有得失於其間歟宰我稱孔子曰賢於堯舜遠矣先儒謂指其事功而氣像亦有賢於堯舜者歟先儒謂仲尼元氣也元氣之喩惟孔子當之而非他聖

之可擬歟又謂顔子春生孟子幷秋殺盡見顔孟俱是亞聖而資禀氣像何若是不同歟其亦有優劣歟又謂孟子泰山巖巖之氣像泰山與秋殺譬喩之旨果相符歟孔孟之不同先儒多言之如玉與水晶之說果爲善形容歟孔門諸子之氣像或誾誾如也或行行侃侃如也各因其資禀而別無可優劣者歟浴沂之對聖人與之易簀之言先儒謂其德不可測安知不爲聖人曾氏兩世之有聖人氣像果無所不同歟子思學於曾子傳於孟子而中庸一書可見其氣像則三聖賢優劣亦有可言歟或謂濂溪爲光風霽

月或謂明道爲春風或謂延平爲氷壺秋月三賢氣
像果同歟朱子爲六賢賛所以形容其氣像果皆相
稱而豈亦微示優劣之意歟朱子之學集羣賢而大
成則是果高出於羣賢之上而資禀氣像之如何可
容議歟或賛朱子曰潮呑百川雷閧萬戶洒落荷珠
沛然教雨此言其學問歟抑兼言其氣像歟延平之
前有龜山豫章此固與於道統朱子之時有南軒東
萊其後有眞西山王魯齋諸賢其氣像優劣可一一
悉數歟我東方道學盛矣姑就從祀諸賢而言之其
造道成德之氣像豈無所異同歟後學之於我國先

賢固不宜妄加評論而亦豈無尤盛而最著者歟大抵千古聖賢氣像之不同造詣之優劣既如彼則學聖賢者宜有所取舍而孔子祖述堯舜孟子願學孔子程子謂孟子難學而欲學顔子然則後之學者亦將學顔子歟抑且學學顔子之程子歟或謂幸生朱子之後學問庶幾不差當捨程子而學朱子歟聖人氣像亦不同況學者資禀人各有異將取其相近者而學之歟抑學其相反者而矯之歟何以則能善學聖賢之道卒得聖賢之氣像歟諸生無非從事於斯者願聞其説

問自古建功業於時者非但天才之過人亦自有術學焉若稽皐夔稷契之功烈伊傅周召之事業是卽以聖賢之才行聖賢之學者尚矣吉甫之文武爲憲方叔之克壯其猷論其才學果可追美於隆古歟管仲相齊而霸子產聽鄭而治孔子或許以仁者之功或謂有君子之道以何才行何術而然歟子房學黃老之道孔明爲申韓之術而先儒或稱儒者氣像或謂庶幾禮樂是其才過於其所學歟茂弘寄百里之命安石繫蒼生之望淸談任放之中亦有所謂才術歟郭汾陽勳塞天地裴晉公身佩安危其才術之優

劣可詳之歟韓魏公之勳庸范文正之德業先儒或謂之間氣或推其人物言其才而不言其學何歟皇朝徐常誠意之功三楊少保之業其才其術可歷指而言歟至於羅麗之際金庾信姜邯贊之勳績旣在人耳目則其才術亦有可言者歟惟我祖宗累聖相承得人之盛無愧古昔賢臣俊士各以才學效功於危亂贊業於治平者多矣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凡幾許人歟大抵天生一世才足了一世事且凡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而唯其才有高下學有偏正才下而學偏固無論而其才雖高其學旣偏則其

功蹟卑其學雖正苟無其才則亦無以辦事必也以
高才行正學然後可以建大功成赫業矣方今 聖
明在上將大有爲而諸臣承事率職唯謹亦可謂不
借異代而然於其中天才術學卓然爲一世之表可
任莫大之功者不敢曰有其人矣試以符驗之所著
言之内則朝廷之紀綱漸頹生民之疾苦方急外則
羞辱轉深於西虜憂虞更切於南隣而振擧之方懷
保之策自强備禦之謀茫然不知所措周宣之修攘
齊桓之一匡非所敢望而雖欲如鄭國之區區自保
於强敵之間亦懼其不可得者無他乏才故也無乃

世方衰末人才之生誠不及古而然歟抑在上者求之不得其道用之不得其宜而然歟何以則果得才高學正之人于于於朝以副 聖上側席之想而建吾東不世之功歟諸生中安知無其人而有君無臣之歎即所同慨然於平日者其各悉著於篇

問文章之所貴惟在辭理之兼盡而已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所謂奇葩正法何者爲辭何者爲理歟其於書則曰渾渾無涯又曰詰屈聱牙此亦分理與辭而言歟又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豈謹嚴者非辭之謂而浮誇者以理有所屈歟程子謂聖人不作

文此謂不爲辭章而只如伊訓說命旅獒無逸諸篇及論語孟子之文理固無論辭亦無所不盡者何爲而然歟朱子論戰國秦漢之文而以有實無實斷焉無實者姑置之所謂有實者其於辭理之間得失優劣可歷指而詳之歟蘇氏贊韓子曰文起八代之衰八代始於東京則班掾之文亦可謂衰而一例於六朝之尚辭而遺理者歟茅坤氏集唐宋爲八大家八家之文果皆兼得於辭理而無優劣之不同歟得六經之理者莫如濂洛關閩之文則其於辭亦宜兼盡而人之視之終異於韓歐諸家者何歟 皇明諸子

率多尚辭其或主於理而與濟南吳郡異趣者幾許
家歟我東之文論者謂麗末　國初則理勝中世以
來稍矯以辭亦或有兼辭理而可竊擬於中華古昔
者歟盖理爲辭之本辭爲理之末雖固有先後輕重
之分然其不可偏廢而相無則猶文質之必要彬彬
而偏廢相無之獘亦猶棘子成子貢所言之胥失矣
方今之文衰獘莫甚無論辭理兼得者未見有其人
雖求其偏勝而獨到者亦不易得盖皆鹵莽委靡而
幾於都無矣或謂文以世降而世方衰末人才眇然
宜乎其無文或謂時之所尚者非文而科第官職率

爲僥倖之塗士大夫不肎讀書爲文雖其有才者亦無所肆力此所以無文也二者之說孰爲近之歟何以則使文風蔚興作者輩出旣主於理又得乎辭以之接古人之統嗚 國家之盛歟諸生辭理之所形竊願得見焉

問答

東文問答

客有問於主人曰今淸人之求我東文字其事何如且我宜何以應之主人答曰是非吾之所可言無已則竊有愚見焉盖彼方自謂尙文而以我東本習於

文字旣送其所著書又求見我之所有夫夷虜尚文
其將衰之驗也此姑無論惟求見文字在我旣非難
從之請只當擇其可送者送之而已
客曰固也然我之送文字於夷虜之庭是爲可羞雖
不得不送或可略取閒漫詩文以塞責豈宜視作大
事費吾力而悉其所有乎至於諸儒賢道學文字之
辱掛於夷虜眼目尤豈非未安乎主人曰所謂可羞
誠然矣且何不曰二帝三王漢唐宋　明以來之天
下而必曰夷虜之庭也文字之送循其名則雖可羞
究其實則未必不爲可榮而雖盡力而悉吾所有或

恐無以當之矣且既可羞閒漫與道學何擇焉而不然則此事所重尤在於道學耳夫以區區偏邦之文字幸而得掛於中華豪傑之士之眼目此愚所以謂可榮而未見其未安也

客曰子之言有未敢信焉儒賢文字之送於彼終涉羞辱且如退溪栗谷諸先生其人盖在胡淸僭竊之前至於尤庵則當其平日朝廷所授官誥亦不書康熙字今此事果何如也主人曰此事可羞則退栗與尤庵又何辨焉不然則尤庵文字尤不可不送矣夫彼之求文字既非所以無禮我之應其求亦非所以

卑屈且今之以文字應求旣不爲卑屈則其於始作
文字之人尤何足爲羞辱乎且我東之於天下豈但
以文字見稱盖自古昔謂之禮義之邦君子之國夫
如此而今其所送有詩文而無道學則天下之人將
謂斯何苟使諸先生文字得爲其豪傑之士之所見
而有可以當之則於我東豈不爲有光而可副其禮
義君子之稱此愚所謂道學文字尤重於此事者也
其所關係旣然矣而若尤庵又有别焉此翁文字率
多論丁丑後大義者今不可送於彼而他著述之可
以示豪傑者亦何限哉且彼無論尚文之爲衰兆郎

本無百年之運而其酋又荒且亂矣安知不於從今數十年之後或以其大義文字者進而示天下之豪傑曰此人卽某年所送淸國東文選中宋某者是也耶夫如是則其有光於我東當如何哉此愚所謂尤翁文字尤不可不送者也

客曰若是則道學文字之外如　國朝故實所載亦可送之歟主人曰故實文字固有不可送者而亦有可送者愚謂數百年間諸儒賢及諸公卿名臣奏疏及凡碑狀等當有可送者不惟此也　列聖所以光臨一世號令訓飭而其發爲文章者尤何可不以示

於天下後世哉
客曰何謂不可送又何謂可送主人曰凡故實文字
如栗谷疏中請罷乙巳勳者何可送也其他勉 君
德論朝政者何不可送也如靜菴冲菴碑狀何可送
也其他名賢紀德之文何不可送也 宸章中如
仁廟論己卯事 批辭何可送也其他絲綸之言何
不可送也且有尤不可不送者我東之被誣於天下
多矣如 宗系及丁應泰事當時固已痛辨而凡文
字之陳辨於彼者容或不盡取信惟本國 君臣之
間私相論奏酬答者其於傳信當益有力如 宣祖

壬辰事今宜取其所嘗號令訓飭以成中興之業者送之 仁祖癸亥事則有白沙諸賢諫光海議若疏及吾先祖文元公與諸勳臣書皆將不待辨而可辨此等正所謂尤不可不送者也（癸亥事谿谷所製大妃敎文儘好而中犯忌諱不可送）

客曰 列聖誌狀中必有可送者而子言之無所及何也主人曰恭惟我朝 聖神相繼宗德祖功卓乎盛矣雖天下之人豈謂其揄揚之文出於臣子而或有歉於徵信哉但行狀則固常以請謚於彼者而誌文則或有可以商量於可送不可送之間者且或送

或否抑恐取舍之爲未安又有異於 宸章之可以取舍則誌與狀似當並勿送而無已則就行狀中取其事蹟尤重有不可不傳者以附於諸 宸章之下亦庶乎得體矣

客曰道學文字將何以取舍主人曰此誠難言又何可不言愚請試言朱子以後中華道學之變盖自何北山王魯齋以及金仁山以下諸儒與元代相終始者皆朱子之學也 明興而宋景濂王子充則佐文治方希直則樹臣節又此學之餘也可謂盛矣然物盛而衰乃有陳獻章王守仁輩象山之學彌滿天下

所以 明三百年間未有眞儒一人可勝歎哉然於其中薛文清唐荊川稍近醇雅其後葉閣老諸人用功於二程則亦有厭棄陸學之意矣愚非敢曰能知而竊意自今以往中華之學其將復歸於朱子盖其盛衰乘除之理然也第朱學之中亦有可論朱子晩年所與項平父劉子澄書所謂自誤而誤人者盖所以自責而立教而卽其所謂子靜專是尊德性其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等語儘乎眞實由此觀之陸固無論朱亦初不免少偏矣惟其覺悟悔責非如陸之拍頭呌喚而止者而其所謂反身用力去短

集長不墮一邊者又可見其用功之實此正朱子所以爲朱子以此而贊朱子未見其不足以此而學朱子愈見其無弊而自當門高弟如李果齋之稱述其以爲始頗指示本體者殊不明暢有若諱秘而其後諸儒之於朱子反有所昧其實而失其旨者多矣我東儒學盛矣可謂尋墜緒於全閩萬里之外矣如退溪心經編末所論辨雖似有不盡言者而豈其或未悉於朱子之旨而然哉退溪以來道統相傳固宜其無弊而若至近日學語小兒莫不是朱而非陸豈惟陸也殆亦曰程子非朱子是然所謂老師宿儒口則

言朱子是者未必眞知朱子之所以爲是是則俗儒之獘而非諸先生繼開之未至也爲朱學而無其獘今不得不遥期於中華豪傑其必有用功之實折衷之言矣諸先生微言至論之可以當於彼者愚未詳其有幾何而凡所謂道學文字中如栗谷高峰理氣說誠可謂發前人之未發而當與天下之士共之豈不使豪傑相感而眛者有所開也退溪書牘牛溪章疏多深潛醖藉栗谷論事又通透灑落尤翁諸文字輒見其巖巖氣像而其不效史遷純出朱子者又勝至於成書則栗谷之聖學輯要勝西山之衍義擊蒙

要訣可繼小學之後寒崗之心經發揮其中多好處
皆足以見我東儒學之盛矣仍念中華喪禮之壞自
宋　明以前已然况今日乎文元公備要一書又不
可不送而示之也
客曰詩文可送者幾何主人曰愚於詩文請亦先言
中國之事也　明之詩文莫盛於弇州滄溟亦莫獘
於弇州滄溟其禍如洪水滔天殆甚於陸學之彌滿
而然旣有厭之者又遂能矯之矣今只詳文事而詩
亦可知盖文始有潛溪遜志而矯之則爲弇州滄溟
百年之間雖有荆川遵巖震川輩而無以救焉晚而

矯之則爲牧齋牧齋之文固非至者而其勝於王李則遠甚且其論詩亦有實見而于鱗之姦情醜態悉發無餘矣抑嘗見楊大鶴者劒南詩序其文卽甲子年間所作其人今或尚在矣觀其所論胸中李杜紙上李杜之語亦豈不爲矯王李之獘者耶竊意方今彼中爲文章者多是牧齋之餘而其以詩之出於胸中爲貴又必如大鶴之論矣我東之人愚未知誰果爲胸中之詩其文又豈能有當於如牧齋者而然孤竹許氏之詩及簡易呈文月沙奏文旣鋟行於彼則他詩文亦豈無可送者惟在選擇之如何耳盖麗代

諸詩惟李奎報外大抵多可取我朝則翠軒至矣當取其百累十篇或幾乎全帙而然有粗率之病且東人未有能作七言長篇者而翠軒獨能焉此又可賞而如所謂四海文章蘇子瞻則涉科體恐累他作矣如容齋之五古蘇齋之五律芝川五峰之七律孤竹蓀谷之律絕亦宜各存其所長簡易律格優於諸子不可不多取吾家西浦翁五古與律有佳者金三淵各體擇其偶近宋調者當有數十篇矣此外固非無矣而愚不暇悉言其或麤豪以自大雕飾以爲工而已而爲世俗之所稱者皆可略也東溟可謂出流輩

而必見譏以紙上于鱗矣文則當以牧隱置諸編首
而文本不多又宜精擇佔畢當次之翠軒之亡室行
狀好矣冲菴請復 愼妃疏不爲人所知而愚獨以
爲如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文則然矣但恐不可送送
之亦或無傷簡易各體宜擇其不艱澁有理致者如
國舅家宴序及梧陰碑文好矣谿谷惟辨張紳詐欺
及辭起復諸疏好矣而此當議其可送與否耳金農
巖甲戌初辭職疏可取而亦不可送此外又豈無之
而不暇悉言惟我東有一文脉以淺陋之本資而稍
用明人糟粕飾其字句以自命爲古文者必爲華人

所笑其自謂理勝而荒蕪拙弱者又無足觀矣
客曰賦表諸體亦有可送者否主人曰我東之文賦
尤不競如立巖之馬江河西之七夕豈不膾炙人口
而愚未見其可取東溟劒賦尤無足論谿谷箕子廟
固已示華人者而亦非其至者其䝟鶵雛及畸翁瑞
石皆涉科體大抵未有可送者惟容齋之翠軒哀辭
好矣而非賦之本體四六則有疎庵亦嘗爲華人所
賞而其體太偏似反不如澤堂之近實嘗見李瑞雨
不允批答頗學梅亭而其作卽贊揚匪人者不可
取亦未知其他作有善者否也箴銘頌誄四字之文

爲體甚古不比賦表而東人尤鮮能焉雖容齋哀辭惜其並失於彼此谿谷多祭文而未有得體者惟尤翁最善可取也

客曰今之所以處此事與其文字取舍果將如子之所論否主人曰豈其然也夫以褊邦文字傳天下俟後世關 國家之輕重旣如上云而其欲以俟後世者尤有苦心微意存焉設令後世或有取我之輯要而誦法之以其要訣備要而教導之遵行之則是爲君子之化及於天下而豈亦所謂滕國雖小必來取法者非耶其他 君臣之相勉戒故實之可徵信以

至詩文之末無非所以爲　國之光而增其重者又
如許則今日此事雖謂之難得之會誠亦然矣而是
則愚之說也愚者所得諸公豈有不及而只爲傍人
之所求故視之初旣不重又或以爲羞辱諸公之意
殆與子所問者同矣且如吾家諸議又欲引私義不
參涉此事盖用咨奏回避之例其意嚴矣然選文豈
如作咨奏卽咨奏得失有關於　國則雖吾家其可
不爲之論列耶凡人意見固有異同一家之所不免
況朝廷乎此事誠不知其將如何處之也至於文字
取舍目今主文鉅公必有衡鑑愚之臆見自視亦未

保其中竅豈能有所合哉然恐當事者亦將不得任其意也何則苟視此事無所關重而仍不送儒賢文字則是其不被送者爲榮而被送者爲辱矣被送之中亦當有先輩長者雖曰與儒賢有間得無難處之端乎不然而如愚之說者得行焉則是被送者爲榮矣取舍之間其爲難處當有甚焉者王文之人豈得一切裁之以衡鑑也將見有無限節拍而此事終靡所止屆矣以愚所處凡於時事雖私自講論旣知其不可況此事之難於容喙又非一端而只其愚見以爲有關係之重而尤竊不勝其所謂苦心微意者緘

封在中待子而發其亦爲知罪之所在歟

哀辭

李美伯哀辭

李美伯余凡三見盖丙戌歲余就鞫獄美伯爲問事郎把筆與他郎迭受余供辭書之時時旁睨余有憫然之色書供至所謂如天之福美伯顧他郎曰天耶川耶他郎未及對余曰天也左傳不云乎余亦以美伯故其言如此也去年余自南遷還居於蘆山間入京旋還猝遇大風不能濟江宿江村於是美伯以其奉使日本時事承　譴在江上相去近余乃走書曰

我在此君宜來也美伯果卽來見余相勞苦仍言曰本山川風土與其舟行往返之狀不覺燈花落而窓外雪深矣余從美伯求其所市於日本古書得博物志者之蘆山月餘入京歷見美伯於其寓旣而美伯脫罪籍余亦在京而各屛伏未能相就也近吾友李士復美伯之族弟也謂余曰美伯種梅竹於盆與吾及諸友賦詩矣仍示其詩余爲和之而書要美伯稱余詩爲其作而瞞士復美伯又以其詩託余潤色其間可笑可喜之事甚多也余與士復約以雪夜會美伯把酒吟詩共賞梅竹要在數日間而遽聞美伯病

遣人問於士復則士復以詩復曰枕頭梅竹依然在
翠葉蕭蕭落盡花噫美伯歿矣凡人雖百千見未易
眞相親也余與美伯止三見然觀其相與之際卽相
親可知也而今不可復見也遂作哀辭示士復辭曰
士復有酒而余有詩風雪之夜以子爲期子不須臾
去去莫追將天所戲抑鬼猜之走而避之豈子自爲
茲然四顧無與究推試以問於士復曰吾焉足以知
惟無可奈何兮撫梅竹而涕洟

祭文

祭叔父文

嗚呼公乎夫以從子而喪叔父況早失怙專所仰依
大母夜哭無辭以慰棘人單弱而又無子凡於人理
莫此之酷乃今小子至哀深痛實有出此數事之外
嗚呼公乎胡不須臾丙戌之秋余自海南被逮而北
公守歡城夜投所館公潛來視維時禍色火烈雷震
禁郎若吏如虎如鬼公曰永訣恐不以面左持粥盌
右撫我體旋自命酌悲憤鬱勃大聲叱吏是有何罪
余遂就獄幸伸而脫雖伸而脫乃竄于島路仍出歡
茲亦永訣公執我手步循郡庭郡人見者孰不涕洟
邈矣蠻荒隔濶五載大母年深我母又衰又有仲父

公則方強懍懍我憂於公差輕及來臨陂公卽有書
曰汝不死幸復內移自此豈無相見之日嗚呼公乎
歲之四月天乎何故公病不興我於翌月遠聞凶音
吉報踵至云蒙放釋公逝我還變在俄頃逝不少遲
還莫稍先造物之戲若令相避念不及見寧欲無還
尚謂奉棺以當承顏我被臺沮稽留跂望歷秋至冬
玆焉始還慈顏猶昔闔家欣迎乃獨於公哭于几筵
豈以百樂置此一哀嗚呼公乎其至斯耶維我世德
豈待自陳儒術文學相承以顯其從蔭仕亦多見稱
惟昔僉知黃崗難弟南原之評少文愼齋逮我忝判

勳在 王室其所屈伸倫常晦明公聞詩禮皇祖之庭先考仲父以爲二兒出爲人後孫於叅判豈不由教稟資則美嗟命之屯所試者小雖則小試可期其大相觀於世鮮有如公彼於脂膏罔不自潤公惟脫然惟氷惟蘗彼於進取趨營屈曲公視若浼偃蹇直截在於衰末見古人風威能制强才足剸劇寔公所有亦曰有本以此承家公庶無愧惟其自守不爲人知旣屈於位年又不永誠恐掩昧無以示後此又區區所甚痛惜嗚呼公乎文以告哀曷盡余臆尚饗

寒食告先祖考墓文

云云祗薦歲事仍伏念不肖流竄七年而歸始敢躬
主宗祀罪釁之餘惶懼靡安盖罪幸免於滅身而懼
實深於忝先矣抑竊覩時事他姑無論惟赫楨之姦
今爲粹然無罪而逆獄將漸解紐其異於己巳者無
幾矣伏惟睠顧憂憤之誠當復耿結於重泉而況此
後承所以爲家　國痛悶者尤如何也不肖今雖乍
離罪籍不宜自同平人兼又時象如許側足京裏豈
其所安如仲父與兩弟分義旣難自由亦庶幾因事
或有裨益至於不肖非此之比誠宜永啚松楸之下
受密邇之訓追宿昔之愆仍以存形跡寓微志而只

爲堂闈奉侍不免屑屑往來盖其所處孔艱故去就兩窮益自循省悚惕而豈敢望默垂隲佑有所指示於迷塗耶玆當展掃之際徒切俯仰之感幷此謹告

尚饗

告濟澤文

癸巳寒食日老兄伯雨告于庶弟濟澤之瘞爾幸而爲吾先君之子而其夭如許殆由爲爾兄者吾之厄也憶在耽羅聞爾之訃急呼爾舅同哭而服歸來萬感又見爾塚春山多風春草萋萋一觴酹爾淚如雨洒尚饗

告小述文

癸巳寒食日老父北軒翁告于亡兒小述之瘞爾之氣骨吾先君嘗每稱賞余非私爾先考知人然爾八歲而夭豈其理歟大洋之外始聞而疑爾母隨來相與一哭猶詰爾之何在萬死歸來乃撫爾塚恨爾先余而有此也屬玆冷節禮訖享先仍陳餘饌於爾余情可知尚饗

祭宋伯純文

維癸巳五月二十三日己亥光山金春澤謹以果脯之奠祭于亡友宋伯純之靈嗚呼伯純惟我宋金二

氏之爲異姓兄弟實惟我老先生之雅言先生之於凡溪上子孫盖皆云爾而然約湖海之浮游哭旅墳於河濵特見其情深義重而惟子與余即是二祖之曾孫故其自勉而相戒苟有所替於舊則適爲忝厥先嗚呼伯純丙戌之秋余出獄門雖幸脫於鼎鑊莽大洋之在前親戚故舊避之若厲之熏子迎我馬乃于屛川慨彼時事憫我無辜語未有不輸其肺肝旣以效急難於常棣又重結秦晋之婚姻邈矣殊域一心相懸弔岀池之遺躅挹橘林之餘芬越五載而內移得與子相望於湖山我女若甥宿舂往還我猶罪

縶子丁家艱地遐人遐荏苒歲年我宥而北未果歷
存尚謂他時命駕一奔孑毁於哀聞病沉綿屬春孟
之晦夜忽訃書之來傳挑余燈而辨字恍疑夢而非
眞嗚呼伯純怡怡偲偲豈非謂兄弟與朋友而乃余
及子義實兼焉縶子所處良有至難當梁木之旣摧
抱春秋之殘編痛莫廻於狂瀾覬一髮之能延耿孤
憤於空山之中而外則衆咻之囂然豈惟咻之怨謗
從而朋興而身幾不能自全余謂毁譽禍福可視以
過空之雲煙惟我之所自爲者豈其有失於衡權不
校旣稱於顏子自反又訓於鄒賢于後覗子之凡事

乃或去厓角而就平易余又慮其矯之過而至於偏剛柔之克可稽於箕範孫子且言大小與方圓子之禀資挺特完厚加以濡染之懿講明之勤其於應物處事固未嘗苟焉而猶欲去其過不及以克臻於大中者諒余誠之拳拳若子所以爲余則殆愈余之於子而有難以一二陳盖余無狀罪纍僇辱人旣棄之我又自棄而不欲比數於人子謂不然凡動恐增益無入而不自得之說不絕於口與書而亶出乎相知之深相愛之專其欲提挈跛躄而偕之遠道藹然可見用心之仁雖以余之頑昧亦竊佩服而周旋嗚呼

伯純使子而成就其志業則究家學之淵源任世道之重責奚之不可而曾莫留於須臾奄埋殁于重泉凡今吾黨孰不爲子慟而余如郢人之亡質將于何而揮斤况其浮駁之性荒靡之學誰爲之攻砭開發而俾卒免於大愆嗚呼伯純睠華陽之古洞揭大明之乾坤惟先生杖屨之所嘗遊今爲子之新阡相茲世之溷濁固知生不如死之安惟未了之大事卽先生墓道之役與篋裏之遺文將平生之擔荷移畀於諸季諸兒之身倘愚慮之有得敢不與於商論惟兄弟之情義期百代而永敦力疾南邁言至堤邊如

將覿面乃號于筵辭何盡於余意獨腸摧而淚漣嗚呼哀哉尚饗

祭吳別提昂和文

疾而須藥人道之常所以於醫有不可忘自余識君廿有餘年小大之疾問而藥焉藥未必効所貴君誠君惟好人偶以醫名舍弟暴疾有萬難救親愛環泣諸醫却走君獨兀然坐於堂隅不忙不亂抽取架書黃帝歧伯所嘗論辨二十四氣所爲迭運慢聲讀誦仍自解說方將循本以證其末疾幸自愈人爭笑君目以迂老嘲戲紛紜余謂吳老可取者此舟中講學

古今一理君實慕古涉獵儒家旁及命數要究幽遐一日謂余豈有鬼神余爲開陳戴記之言君曰三淵向者教我一如公肯我不云可余曰今君誠知無鬼何不遂廢祖考祭祀尚欲爭詰亦無奈何拙者之過可教無他惟其拙故與俗相遠惟與俗遠故與余善余於去年歸自萬里君卽來見按脉而喜曰無所傷但須戒酒君言奚施須飲一斗君後送酒副以小詩我飲而和其情可知嗟君此行余固當送君方爲鬼應記前訟來聞余辭仍鑑余臆余其敢違撫孤之責

告尤齋先生墓文

嗚呼小子而拜先生之墓何可無言亦何可盡言世之尊慕先生者多矣而宜莫如小子之尊慕之切而若先生學問道德之實何待小子之稱述世之構先生之罪而加以禍者無論已卽雖不搆罪加禍而輒議先生之長短得失者尤多也此豈無可以辨之而小子又不暇也抑小子亦有一二欲質其所疑於私心者而小子不幸未及請教於平日臯比之前矣顧以平生尊慕之切於山頹之後謫居於先生所嘗謫居之地瞻仰橘林之祠歸路歷楚山今年拜先生家廟卽又彷徨於空山積雪之中求先生之音容而終

不可得矣獨有至哀深痛抑鬱纏結於中歷二十年
而不能解者玆敢以告於明神焉嗚呼先生屈於甲
寅而伸於庚申伸於庚申而屈於己巳自己巳而爲
甲戌宜若可伸亦未可謂不伸而其實不伸矣伸不
伸固是先生事而自　國事世道言之其所以若此
者何也夫事之在於甲戌以後者先生當以爲何如
使先生而在者　國事世道亦如此否耶抑先生又
當不免於屈也然則雖先生幸而免於己巳亦不幸
而不免於今耳然則先生之當以爲何如者可知已
況先生於楚山臨命之日乃以復　貞陵事爲言使

先生而處甲戌以後事其果何如哉惟其無先生故
國事世道至於如此而小子之至哀深痛所以鬱結
而不能解也嗚呼小子之愚盖自甲戌以來萬死一
生罪釁僇辱何敢有言而於先生故有此言誠不知
其爲僭妄矣伏惟先生降鑑而垂憐焉尚饗

北軒居士集卷之十八